

脚气集 宋 车若水

提要

脚气集

提要

《脚气集》二卷，宋车若水撰。若水字清臣，号玉峰山民，黄岩人。此书据其从子惟一跋，盖成于咸淳甲戌，因病脚气，作书自娱，故名曰《脚气集》。书中论孟子集义章一条，下有细字夹注云，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书，今录于此。则馀皆是冬所著也。若水少师事陈耆卿，学为古文，晚乃弃去，改师陈文蔚，刻意讲学。书中所谓窗先生者，耆卿号。克斋先生者，文蔚号也。故此书体例，颇与语录相近。其论《诗》，攻小序；论《春秋》，主夏正；论《礼记》，掎击汉儒，皆坚持门户之见。论《周礼》冬官，讥俞庭椿断定拨置，其说甚正，然必证以周官尚存三百五十，谓冬官不亡，则仍留柯尚迁等割裂之根。论《诗》三百篇为汉儒所伪托，与王柏之说相同。论《礼记》之畏压溺，以畏为疫气传染，尤为杜撰。其论史谓诸葛亮之劝取刘璋为申明大义，其论文谓李邕诸碑文不成文，理不成理，亦皆乖刺。然如论《周礼》载师乃园尘之征，非田赋之制，驳苏洵说之误，论春秋蔑之盟，主程子盟誓结信，先王不禁之说，及宋人盟于宿，主公羊以及为与之说，宰咍归贖。主直书天王而是非自见之说，均有裨经义。于朱子《四书集注》服膺甚至，惟谓《大学》格物难以训至，当从玉篇旧训，作比方思量之义。谓《论语》惟求则非邦也与以后，皆圣人之言，稍立异同，然大旨不殊。又谓诗集传当于纲领之后列诸家名氏，使之有传，此书不比《论》、《孟》，自和鸣摯别以下皆是取诸家见成言语，若不得前人先有此训，诗亦懵然，亦为公论。其它论蔡琬《十八拍》之伪，论白居易《长恨歌》非臣子立言之体，论《文中子》鼓荡之什为妄，论钱塘非吴境，不得有子胥之潮，论子胥鞭尸为大逆，论王羲之帖不宣字，皆凿然有理。论击壤为以杖击地，论应劭注《汉书》误以夏姬为丹姬，皆足以备一说。论杜鹃生子百鸟巢一条，虽未必果确，亦足以广异闻也。

脚气集

潘默成《磨镜帖》甚佳。帖云“仆自喻昏镜，喻书为磨镜。药当用此药。揩磨尘垢，使通明莹彻而后已。倘积药镜上而不施揩磨之功，反为镜之累”，故知，托儒为奸者曾不若愚夫愚妇也。

夫子诛诸侯无王，孟子劝诸侯为王，诸儒安得无疑？孟子卑管晏“陋、霸道”，乃与公孙衍、张仪之徒，异口同音共口掇，诸侯为此事反不肯做齐威晋

文事业。方道周室衰微，与孔子时不同。当时，韩赵魏齐，列为诸侯，尚皆待有王命，其间要霸者，必去朝周。诸侯又何曾不知是个共主，只有楚无状，其自殷周以来如此，不足恠也。孟子固有说矣。当时，诸侯欲王之意不可遏，四方游说之士无不向上称说“尚以王为下，而欲为帝”，若孟子劝其循诸侯之礼，岂足以回其胶固之心。

孟子尝说好货好色事。乘时君之趋向而语之，劝行王政，即此意也。要行王政，须从理义做来。自农桑上做家计起。当其做家计时，便是五十可以衣帛，七十可以食肉，斑白不负戴于道路，件件有个长上，家家有个长上，此时，终不胜灭周而改物，又终不胜与周而并王，其尊周之理便在此乎。便自有不容己者，便可兴周，周便可为政于天下。此孟子之志也。好货好色且不与他较待，其仁义之说行时，君之心转移，一洗旧习，相与维持[一本作新]，件件蝉蜕矣。孟子此意只是不说，只漏泄数句。曰“子哙不得与人燕，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”，又曰“唯天吏则可以伐之”，何曾无周。

自晋承曹魏之后，迤邐相承，皆曹氏之禅代也。于是二百年无公论。二百年无公论，则公论已矣。此诸葛孔明、孔北海之徒每遭诋议，有善则没之，如取刘璋事，埋没来歴，后人只说孔明不是。

李文靖公[宗勉]为守于台，与陈文逸民饮玉霄亭上，良久，忽移过君子堂。陈文告曰“此间不如玉霄之爽”。文靖曰“下面人家掷骰赌博，争注喧哗，姑避之。”寻常事至而应不要先有心[阙]靖[一作清]。

东坡说“蔡琰《悲愤诗》非真”，极看得好。然胡笳十八拍乃隋唐衰世之人为之，其文辞甚可见。晦庵乃以为琰作也，载之楚词。

尧典“克明俊德”，孔氏注以为“贤俊”。大学“克明峻德”，康成以为“大德”。大德在我，方合自明之意。按大戴礼，正月时有俊风。俊者，大也。大风，南风也。何大乎南风也？合冰必于南风，解冰必于南风，生必于南风，收必于南风，故大之也。“俊”训大可见。

唐明皇天寶之事，诗人极其形容，如长恨歌，全是调笑君父，无悲哀恻怛之意，连昌宫词差胜，故东坡喜书之杜子美《北征》云“忆昨狼狈初，事与古先别。奸臣竞菹醢，同恶随荡析。不闻夏殷衰，中自诛褒姒”，读之使人感泣，有功名教。

《桑中》等篇，朱子诗传之说已当。先曾与东莱议论，东莱力以为诗人所刺，晦庵辨之不信也。先祖[阙]论，尝谓“圣人不应收此邪诗于三百篇”，则邪诗之说，先祖固言之矣。先祖自信其家学，不曾往见文公。因读杨诚斋文字，不乐，遂并同时诸书皆不过目，然其所见，乃暗与文公合，其稍异者，则文公云“夫子取之为戒，如圣人固不语乱，而春秋所记，无非乱臣贼子之事。盖

不如是，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，而垂戒于后世，故不得已而存之”。先祖则曰“今永嘉谓山歌为邪诗，周道衰，纲常毁败，淫靡胥沦，正声不发于人心，而邪诗充悦于人耳。咏之愈多，传之愈广。夫子删其芜秽笔之简册者，皆正诗也。而邪诗，入[一作习]熟于时人之口耳。布传于室家之简册者，犹在天下。夫子岂能删之哉。秦祸之酷，天地否塞。汉兴以来，诸儒收拾残编断简于坏亡之余，补缀遗逸，而诗之三百，大抵不全，取天下口传之诗，以补秦火之余。非夫子所删三百之全文也”。又，文公不尽信《小序》，先祖亦谓小序为汉人专门名家之辞，其意亦同文公。尝谓李敬室祀云“东莱以《桑中》《溱洧》为刺淫奔之诗，婺州若有人淫奔，东莱何不作一诗刺之？”此语又简而明矣。

《家语》虽俚伪杂揉，犹是当时文字，去圣人未甚远，不比孔丛子。其载“周公冠成王，命祝雍作颂曰“令月吉日，王，始加元服。去王幼志心哀恐，当袞臝[此句必有阙文。《大戴礼记》亦有，文还同，哀一作衰]。钦若昊天，六合是式，率尔祖考，永永无极””。今仪礼、士冠礼大畧正同仪礼。久不出，即此可证为周公古时传流之书。又，即仪礼。可见《家语》虽后时俚人所录，乱说自有之，终与孔丛子不同。孔丛子句句伪。

永嘉郑伯谦云，天官之臝，自玉府内府而下，今皆收入内藏库；自宫人掌舍以下，今皆收入修内司；自医师食医以下，皆入御药院；自膳人庖人而下，皆入御前供奉。自汉晋以后，先王所以招使士大夫在宫内者，稍稍推出，却将天子服食掌于外朝者，稍稍引入。[伯谦字节卿]。

任重而道远，“任”当作平声。孟子曰“门人治任，将归任重”，谓仁以为己任，担子重也。任重，是治任之任；仁以为己任，则是任天下之重之任，“任”却作去声。

潘子善先生乃吾邦人，曾有诗云“老大倦追随，得坐且终日。所以见春去，亦不甚爱惜”。予甚咏之不置。咸淳癸酉六月，塘下戴正子访予，出其先公诗，八句云“幽栖纔一室，意足便为安。片石星霜老，八窗风月寒。已无蜗角累，自号鹿门看。清夜谁同语，横琴试一弹”，此诗亦佳。今人只识花言绣语，便相传讽佳句，岂知此哉。

圣人曰“知我者其惟春秋乎。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”。胡文定曰“知孔子者，谓此书，遏人欲之横流，存天理于既灭，为后世虑至深也”，此说是矣。又曰“罪孔子者，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，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，则威矣”，此语非也。圣人岂愿乱臣贼子之威哉！“知我罪我”皆说后圣。春秋，天子之事，圣人作之，后圣不容不罪，罪至于后圣，当此时，又自作春秋。

沈继祖丑诋晦翁，以求官爵，自不足道。李果斋作年谱备载之，谓削之反

涉忌讳。此说不然。《汲冢书》所谓“舜囚尧、禹放舜”之类，千载而下，忽然有个轻薄子如刘知几者出来与之敷衍，虽曰无伤于日月之明，然害理不少，害人心不少。曹操曰“舜禹之事吾知之矣”，若当时见刘知几许多说话，岂不更无藉耶。

东坡云“夫畫竹必得成竹于胸中，执笔熟视，乃见其所欲畫者，疾起从之，振笔直遂，以追其所见，如兔起鹘落，少纵则逝矣”。此语甚妙，岂但畫竹。

天地本黑也，以日为光；本寒也，以日而暖。日入则复黑，日远则复寒矣。
。[而一作为]

胡氏谓“周之至德，不但称文王，亦称武王”，是也。武王十三年前皆是事殷之时，至谓“诚使文王无广周于天下之心，曷不专守，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一乎”。此语大不然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谓人心归之也，岂割据之比乎？戡黎胜之而已，伐崇降之而已，非辟地也。大会于孟津，不期而至者，八百国。果归周之多也。

孟子《集义》章，先儒被孟子说揠苗处多了。将谓，是告子“助长”，然告子正是。不曾集义，惟恐助长，只待义自外来袭[一本无外字]，所谓“不得于心，勿求于言，勿求于气”者也。孟子“必有事”了，方说“勿正勿忘”了，方说“勿助长耘苗”了，方说“揠苗”，次第甚明。但其说揠苗处详，人遂谓“孟子以揠苗之戒为重”，掉了告子，真病。

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，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”，此告子求不动心之法，自以为善也。孟子则不然，“不得于言，必求于心，有得于心，不求于气”，终而至“波淫邪遁”，开口便觉，则告子之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”者，不足道矣。行之既熟，浑身是理，理充而气浩然，视告子之区区护此气而不敢动者，又不足言矣。是道也，要紧在必有事与勿忘上工夫自到，又不可责近效，所谓大段着力不得者也。大段着力，则气壹动志前，功不保矣。“勿正”是为常有事者言也。“勿助”是为勿忘者言也。“揠苗”为己耘苗者言也，不曾耘苗，苗草相乱，将见草长而苗不存，又何苗之可揠乎？告子不肯做，必有事与勿忘，功夫只愿勿正勿助。其曰“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”是欲勿正勿助也；其曰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”是不曾有事勿忘也。不知集义，呆然但欲勿动此气，此后世释氏之不动心，非儒者之不动心也。孟子谓其“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”，此是其勿正勿助之意，未为全不是，但以义为外不曾于知格上下工夫，不得于言未尝求之于心。不思义理，在心却待于应接处，听道理，见成自从外来，所谓“彼长而我长之”，里面全无一事，是欲义自外来袭而取之也。既无集义，不知自反，直与不直，区区求保此气，亦难矣。如此则不但人

之“蔽陷离穷”不可得而知，而我之“诚淫邪遁”，亦不自觉矣。[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书。今录于此]。

濂溪不言知格，径说定之以仁义，中正而主静。已上皆知格也。厥章厥微，匪灵弗莹，其知格也。至矣。定之仁义，中正，则着实；主静则立本，其知格也。至矣。

四子言志，夫子自先定四子之次第矣。子路率尔而对，夫子亦知其必然矣。据次第而问，始及于皙也。伊川先生云“子路之志，亚于曾点”，盖其所言，虽不让，却是真实，此意千古未有人说。人见夫子晒子路，便道子路不如诸子。朱文公谓“求赤皆退让，却因见子路被晒后如此，到底子路是真”，斯言尤为着明。[可使有勇，是作其忠义之气]。

友人王贲，字蕴文，今之隐君子也。今亡矣。其曰““惟求则非邦也与”以后，皆圣人之言，非曾皙之问”。此语确然可信，曾皙不应如此问。其问无味。

古云“虎狼知父子”。只有母子，无父子也。兽知母而不知父。父亦不能知子。但其母见从他身上出来，自惜。

《六月》“王于出征，以匡王国。……王于出征，以佐天子”。“于”曰“也”，王命也。左传载“楚自克庸以来，其君讨国人而训之于，民生之不易于，胜之不可保”，即此“于”字。“三十里”则是语助。

自汉高祖自为新乐，于是二南雅颂不复有人习，惟一制民能知雅音而不通其义，古音浸亡。魏武平刘表，得汉雅乐，即惟知《鹿鸣、驹虞、伐檀、文王》四篇，明帝太和末，又亡其三，惟鹿鸣尚存，至晋而鹿鸣亡矣。只有文在方册中，无其声矣。文中子援琴鼓《荡之什》，盖妄言也。

太宰以九职任万民，无一人游手，无一人失业。

中也，养不中；才也，养不才。故“人乐有贤父兄也”。此父兄便是前辈长上。

高祖不读书。其歌云“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。又云“鸿鹄高飞 一举千里 羽翼已就 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 又可奈何 虽有矰缴 尚焉所施”。陈后主是做文章人，其辞云“秋风动竹 烟水惊波 几人樵径 何处山河 今时日月 宿昔绮罗 天长路远 地久云多”，亡国之音与兴国自别。

曾子曰“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吾往矣”，便与颜子不同。颜子自反而缩也不往。

刘漫塘云。向在金陵，亲见小民有行院之说。且如有卖炊饼者自别处来，未有其地与资，而一城卖饼诸家便与借市，某送炊具，某贷麪料，百需皆裕

，谓之护引行院，无一毫忌心，此等风俗可爱。

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，不独是将尧舜来证性善，正是将尧舜望天下之人。其曰“世子疑吾言乎？”又曰“彼丈夫也。我丈夫也。舜何人也。予何人也。有为者亦若是”。是世子，是惭愧，了不敢望尧舜，故有是说。

《礼运》首章载孔子言，“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”，至于“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。……始以城郭沟池为固。礼义为纪”。禹汤以后六君子皆由于此。不知自有天地，便有五行，便有礼义，鸿蒙之世，人未甚觉知。伏羲尧舜有作天叙，天秩始焕然于天地之间，后来六君子因修而用之，岂曰“大道既隐，方将礼义出来用”，且与城郭沟池并言？离礼义以言道，是老子之言也。大古之世，生民如野鹿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，则诚有之。而谓“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”，皆作一个笼统，则亦未必然。

夫子之“得邦家，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”，便是尧舜气势。生者得其所以生，死者得其所以死，便是尧舜之民。荣者，生之理也；哀者，死之理也。

赵几道说“诚无为，几善恶”，作一图，上写一诚字，直落写个善字，偏旁一丝写个恶字，以恶是诚之庶孽，善是宗嫡。友人沈可亨疑之以问。“此疑甚善”，几道自谓“可胜胡氏同体异用之说”。不知其尤非也。且如喜怒哀乐，未发，谓之中。当其未发，只是至善。至于发时，始有中节与不中节。中节者，是不走，作这中。不中节者，是走，作这中，却不是这中。先生个中节，旋生个不中节。如水之清，有以浊之，不是当初带得这浊来，若是庶孽，须亦从他身上出，不枉屈。

“鲁之郊禘，非礼也，周公其衰矣”，是圣人之言。“祀之郊也，禹也。宋之郊也，契也”，非圣人之言，是后人发明。因而，遂以为圣人之言耳。二王后，安得有郊？周既改物，禹汤便不配天。若说后来有僭，则祀用夷礼，渐习鄙陋。宋以《桑林》享晋侯。桑林，殷天子之乐。荀莹以为非礼之罪，犹有鬼神，宋宜当之。见得是宋自僭。又见得宋不当僭。又见得非宋所常用。祀宋之郊，无明文。[殷之未丧师，克配上帝。既丧师后，如何又配？]

春秋时，吴越分界自在今日嘉兴之境。春秋于越败吴于檣里。檣里，乃越地，正嘉兴也。钱塘江，乃是越地。吴投子胥于江，何曾是钱塘，今乃谓“潮头为子胥怒潮”，吴山祀子胥正不安。王荆公碑亦说错。五代僧钱塘诗云“到江吴地尽，隔岸越山多”，不知畧至。

曾子曰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”。集注云“终者，人之所易忽”。亲终之时，苦痛哀迷，则于必诚必信，勿之有悔焉者。必有精神不到，照管不及者矣。此忽，非轻忽之忽，乃楚辞荒忽之忽。当此之时，须当加谨，无一毫可悔

，是谓谨终。

黑水逾河而至于南海。济逾河而溢于滎。后世都无异论，是有此理。

《禹贡》载“四海九州岛，无限路程”。不误一字。孟子说两句，便有一句误，“排淮泗而注之江”，当时淮不曾通江，后来吴王开邗沟，然后通江。纪载与议论不同。议论得实，固好。若误，些少不以文害辞，主意不在此句。纪载则不可。

天下有贵物，乃不如贱者。只如眼前，海菜（菜？）以紫菜为贵，海藻次之。海藻所谓大菜也，苔为下。紫菜爽口，乃发百病。大菜，病人可食。苔之好者，真胜前两菜，且无渣滓。牵草谓其能消食也。贵公子只是吃贵物。

伊川先生云“春秋所书，事同则辞同，然有事同而辞异者，盖各有义，非可例拘也”。直至言也。此说自卫州吁发。

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。我，无是也。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多见而识之知之，次也”，此章正与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”同意，圣人此说甚多。“不知而作”与诗人“吾岂不知而作”不同，乃是“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”之意。其言曰“固有圣人天纵，从容中道，不待知而作，我不到此地位也。我只是学而知之。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，择其善者而识之，所以能有所得，我非生知，知之次也”。此意甚分明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不复又下，择字多见而识之。不复又下，择其善者，四字自是作文之法。“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。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”。不必更说道字，古人文字如此甚多。

《周礼冬官》不亡，散在诸官之中，而地官尤多。自“编帙散乱”，俗儒补缉，不得其说，不识《周礼》所谓“天官、地官”者是如何，遂以田野诸职并附地官，如此则“冯相、保章、挈壶”之类皆可附天官耶？金叔明作《周礼十疑十答》，用意勤甚。予遂授以俞氏《复古编》。复古编者，盖着冬官不亡，将《周礼》旧本再一证[一本作正]之。叔明得之甚喜。董华翁又辨复古编之不可凭。此是忠厚，不欲轻动古书之意。予后来会叔明，云“复古编甚是”。某又与之考，有一证据甚佳“《周官》三百六十，今已存三百五十，只亡其十，岂可谓冬官亡也”。此说痛快，但冬官之不亡，只可说数句，证以地官，使人自晓自推足矣。俞氏，乃断定拨置，此在天官，此在地官，此在某官，以二千余载以下之几（凡？）夫，而妄意圣人之述，作其不审如此，盖其浅浅之为，偶得此说，喜不自持，不觉成此。其为此说之累多矣。

惟十有三年春，大会于孟津，蔡书传以为建寅之月，张主一《春秋传》引《书序》：一月戊午以为建子之月。

程子《春秋传》“春，王正月。正月非春。假天时以立义”。此说至正。

张主一乃以为非，却又云“天统建子之月，阳气潜萌于黄钟之宫。此天之所以为天，而万物之所由生也”。独不谓之天统之春乎？正不必如此巧说！

汉时，士大夫奏事宫中，要便入来，只是不到后庭，所以公孙弘燕见武帝或时不冠。又，不冠不见汲黯，此犹是《周礼》古意。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，而士大夫遂疎，后来门禁森严，全隔絕矣。于是亲宦官宫妾之时多，亲士大夫之时少。

诗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”。荼苦，菜也。《周礼》“掌荼以供丧事，取其苦也”。东坡诗云“周诗记苦荼，茗饮出近世”，乃以今之茶为荼茶。今人以清头目。自唐以来，上下好之，细民亦日数椀，岂是荼也。荼之麓者，为茗。

“夫子失鲁司寇，将之荆。先之以子夏，申之以冉有”。读此使人失笑。丧欲速贫，死欲速朽，不成说话。死不欲速朽，亦不成说话。

周礼乱失，既以司空土地之事属地官，且并掌染；角人羽人掌葛诸臧，皆强附之。若果如此，其褻掌邦教也。又甚矣，尚可为之说。曰“富而教之”，此何为者耶？

子服惠伯曰“易不可以占险”，横渠先生曰“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”。事之善恶人之灵，未尝不知其不善之事敢以谋之鬼神，其“假尔太筮有常”之时，亦须噉嚙。

唐小说载“隋炀帝昏淫狂肆，恍忽见陈后主曰“每忆与张丽华凭临春馆，作璧月词未终，而韩擒虎兵至，遂至今日。始谓君致治尧舜之上，今日还此佚游，曩时何见罪之深也””。莫管此说真伪，真是问得好，然晋王广之得帝位，自是造物之所不容。陈后主之鬼依然未识大处。

百物劳动之后须有安息之时，故曰“朝以访问，书（昼？）以听政，夕以修令，夜以安身”。岂特人哉精神会有倦时。予家侧有驪鸟来巢，母子相呼，其声喋喋，无夜无书（昼？），何其健也，百鸟皆不然。

妇人纏脚不知起于何时，小儿未四五岁，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，纏得小来不知何用。后汉戴良嫁女，练裳布裘[一本作被]，竹笥木屐，是不干古人事。或言自唐杨太真起，亦不见出处。

王右军帖多于后结写“不具”，犹言不备也。有时写“不备”。其“不具”，草书似“不一一”，蔡君谟帖并写“不一一”亦不失理，然则专学精到者，亦有误看耶。

《载师》“国宅无征，园廛二十而税一，近郊十一，远郊二十而三，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，惟其漆林之征，二十而五”，此太宰九赋之征，一曰邦中之赋，二曰肆郊之赋，三曰邦甸之赋，四曰家削[所教切，家田也。一亦作稍]之

赋，五曰邦县之赋，六曰邦都之赋，与关市、山泽、币余，通而为九，而以财贿为敛，与助彻之法迥不相干。而苏老泉乃谓“周自以十一名其实取于民者，自重渐轻而至十一耳”。盖惑于前面以某田任某地，而以为田制也。予尝曰，远郊四万，并甸稍县都九十六万，井（并？）王畿通百万，井（并？）而九十六万。为十二，是周人废夏商之制，厚取于民，而孟子为妄言矣。盖司徒田制而载师园廛之制也。国之园廛，邦中之赋是也。郊甸削县都之园廛，郊甸稍都之赋是也。《载师》六句相承，上既言国故园廛，不言国。上既言园廛，故甸削县都不言园廛也。其曰“以廛里任国中之地，以场圃任园地”，即此见“国宅无征，园廛二十而税一”，是一句相承。下文皆相承。其曰以某田任某地者，田制定后，方就田之中而起地之税耳。子有辨说，不详载，古人重本抑末，故地税常重，而田租常轻。

文字只管要好，乃有愈改而不如前者。山谷有诗云“花上盈盈人不归，枣下纂纂实已垂。寻思访道鱼千里，盖世功名黍一炊”。又曰“卧冰泣竹慰母饥，天吴紫凤补儿衣。腊雪在时听嘶马，长安城中花片飞”。后来改云“花上盈盈人不归，枣下纂纂实已垂。腊雪在时听嘶马，长安城下花片飞。从师学道鱼千里，盖世成功黍一炊。日日倚门人不见，看尽林乌反哺儿”，乃不如原作。

子胥鞭尸之事是大逆无道。不知者乃以为复讎，乃以为孝。卫人杀子路，送醢于孔子。礼记乱道。

“春王正月天统”是“春”之说，予尝以语华翁。华翁亦以为未稳，谓“亦尝疑之”，其书云“集注可取处多，未可以一条伤巧而悉弃之也。“春王正月”，伊川谓假天时以立义，不无可疑。曰假，曰立，是夫子独见援笔以改之也。名曰春秋，毕竟具四时，以春为首。不应如秦史，以冬为首也。若夫子假春以立义，则鲁史旧文宜如何写？《七月》之诗曰“七月、八月、九月皆夏正”，见得殷以前未尝改也。“一之日，二之日，三之日”，皆周正改月之证，多于周书见之，安知周家之历，不以子月为春正月，如春秋之文耶？”华翁此说，亦有思量，但周书“惟三月哉生魄，惟二月既望，在十有二月，惟三月”之类，并不曾以时冠月。《汲冢、竹书》，文字之最古者，虽战国策士诬先王以诱时君，然不可谓非先秦古书也。其书，无月则书年，有月则书月，他是寅正写时为顺，尚且如此，何况建子不是春，乃写个春字，非史氏臆分所敢也。此一字分明是圣人所书。《程子春秋》云“天时正月，王正示人，君当上奉天时，下承王正，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大而人道立矣”，此说不可易。若从来有冬字而圣人改为春，则圣人不是。若从来无冬字，圣人假天时立义，其假其立有不可。

“公及邾仪父盟于蔑”。程子曰“盟誓以结信，出于人情，先王所不禁也

。后世屡盟而不信，则罪也。诸侯交相盟誓，乱世之事也”。此语极其完全，是与不是，皆已着明。胡氏传“刑牲歃血，殆不获已。即位之初而汲汲以求焉，恶隐公之私也”，此语已是伤巧。张主一云“书公之及盟，以讥其徇习俗之私而不出[一本有于字]由衷之信”。鲁邾之好，卒不能以久成，尤巧矣。圣人春秋写一句在这里，则物无遁形，如何有许多工夫讥人。圣人固有特笔处，却不在此。只消写一句，是非自见。私意不公也，见。屡盟长乱也，见。好不久成也，见。

《公羊》“及者何？与也”，此说是。“及，犹汲汲也”，便不是。《穀梁》“及者，内为志”亦不是。故刘氏曰“及齐高奚盟、及晋处父盟，岂复“内为志”耶？”

“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”，写此一句便见“赙诸侯之妾”，毁坏纲常，更不必问其它书法。“天王”，两字春秋，方是此第一句书王室事之不可不书。天王，继天为王，举动如此，言外自可见。《春秋》，只消如此平看。

朝廷禁捕蛙，以其能食蝗也。《周礼》“蝮氏掌去鼃龟。焚牡菊以杀之”。又曰“以其烟被水，则水虫无声”，是恶其声之聒人。有甚害处？似乎前后数官，皆是后来。方术，此处不可晓。林少颖谓，狸歌之愈鼠，鸡助之[阙]也。痿膏之杀鳖，鳖荆之中猬。坏漆以蟹，浣锡以鱼，散血以藕皮，毁金刚以羊角，皆出于自然之理，所谓知实[一作变]化之道，而知神之所为也。然圣人不应为虾蟆声闹，特为置官，周礼此处甚多。

叶水心辟系辞，得“崇高莫大乎富贵”一句，以为奇货，屡屡言之，谓为语言大病。若据说，似亦惑人，崇高莫大乎富贵，有甚恠异？辨上下，定民志，天大地大王亦大，富贵极于君，崇高莫大于君，初非异说。

禅家之法，只是要人“静定痴守”一句，更不思别路，久而自能通達。此，吾儒至诚如神之绪余。吾儒公溥，他只是自私。他要不落窠臼，诚是不落窠臼，然亦有可转摸者。问“如何是佛祖西来意”？曰“庭前栢树子”。此语最好是吾儒一个仁字也。“如何是佛”？曰“干屎橛”，谓“前人往矣。我自当作工夫，说前人甚么”，此句与吾儒别有。问“请师安心”，曰“将心来与汝安”。百丈谓汾山曰“汝拨炉中有火否”？汾山拨，云无火。百丈起，深拨得火，云“此不是火”？吾儒亦如此教人，但今听之者，不把作事看，反不如他能信向服行也。然既曰悟道，必当首先悟吾父母是如何三纲五常，身体发肤。七颠八倒，反借吾儒名分之说，与四海五湖无所系着之人捏合交道而自谓“高于一世”，而人亦以是高之然。若无朝廷见成饭与吃，见成法与维持，亦定坐禅不成也。

曾子问礼于孔子如此，其细密如檀弓所载，乃件件不如子游记礼者。但欲尊崇礼家，借曾子之大名而抑之，又借子游之名而入于礼家。且未小敛则裼裘，此是当时之礼，闾巷之人亦能之，何足以誉子游。至于主人，既祖特敬曾子之来，反枢而受吊，虽世俗，亦知其不可也。

程子令人类聚《论语》言仁处玩味，此最切于教人仁，实是难训，看来看去，自晓得可也。“上蔡识痛痒”之语亦切。盖出于程子“痿痹不仁”之意，愚尝讲程子“观鸡雏，可以观人仁”，说得几句，自谓有功于诸儒。

张主一有《春秋集注集传》，予未尝见，忽得本于瑞州守董华翁，盖其刻在瑞州，见惠新本也。病中未及看，偶华翁归自朝，盛称之，方能畧看。中间义理自善，但《春秋》一书，质实判断不得，文公论之详矣。除非起孔子出来，如范明友奴再生，说当时之事与所以褒贬，去取之意方得。今作集注，便是要质实判断了。此照《语孟》例不得，《语孟》是说道理，春秋是纪事。且首先句，便难明了，“惠公仲子”，不知“惠公之仲子”耶？或“惠公同仲子”耶？“尹氏卒”，一边道是妇人，一边道天子之世卿。诸儒讥世卿之说，自是明训，恐是举烛尚明之论，理自是而事则非也。此自是一说。至于三统之说，予尝以告华翁。华翁亦以为未稳，暨再阅。至“夫人子氏薨”，忽云“不书‘葬’者，妇人从君，故君存则葬礼未备，待君薨而合祔也”。卒朝，后虽先崩，必俟合葬于山陵，盖古之遗制，与此说可骇此（比？）看。先儒之言，不分晓而又不晓事也。穀梁云“不书‘葬’，夫人之义，从君者也”。程子云“公在，故不书‘葬’，于此见夫妇之义矣。此不过所尊有嫌，遂不书葬耳。安得待君薨而合祔也。卒朝。后先崩，必备葬礼而葬，但未归太庙，而神主享于别庙，暨帝崩既葬，然后以神主合归于太庙”，典故甚明，安得如张氏之言也。魏征谓“太宗曰‘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，臣固见之，是太宗后之葬，而陵名且定’”，张氏何不知之？

明道先生说“今学者，敬而不见得，又不安者，只是心生，亦是太以敬来做事。得重此‘恭而无礼，则劳也’。恭者，私为恭之谓也。礼者，非体之礼，是自然底道理也。只恭而不为自然底道理，故不自在也”。人把“礼者，非体之礼”作句，所以都说不得。“礼者，非体之”，是一句。“礼是自然底道理”，是一句。礼者，不是将我身体得出来，乃是自然底道理。纔说“体之”则便非自然，便身与礼为二。

平翁先生送乃子温倅清父生日以香一片，写四句其上，云“始于克己，终于舍己。圣学终始，有立卓尔”，永嘉名公多有跋。皆不能晓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，此颜子克己处也；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”，此颜子舍己处也。二己不同，私者既尽

，八荒洞然，不见人我之异，其始终如此。[跋字下有一予字]。

尧民擊壤，自唐以来，畫为图，乃是行坐捧腹牵挽快乐之樣。李伯时临本极佳，不见所谓擊壤者。艺经谓“壤，以木为之，前广后锐，长尺四寸阔三寸。将戏，先侧一壤于地，遠二十四步[一本作三四十步]，以手中壤擊之，中者为上。此戏甚好，比之投壶，尤见为朴质也”。然予谓，此说亦未必然。壤即泥也。以手拭[一本作式]杖擊壤，以为音节而歌。其曰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于我何有哉”。真是太平之语，真好文章。“立我烝民，莫匪尔极。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”，更好。

晦翁语录云“吳公济云“逐日应接事物之中，须得一时辰宁静以养卫精神，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，彼不足而我有余”。其言虽出于异说，而试之亦畧验，岂周夫子所谓主静者耶？”予谓，此恐未必文公之言。文公云“寂者，无时而不感，感者，无时而不寂”。又何健羨于一时之宁静？一时之宁静又足以方周子之主静耶？然而其说自好，以邢和叔之意，初学得此，岂不甚善。

平翁先生云，有人一子名光，一子名梵，一子名晃，其父遠出不归，光者子，细探其踪迹，知其北往，求之幽燕；梵者子，不细探讨，乃求之南闽；晃者，在家嬉游而已。一日，光者得其父以归，梵者索然而归。光以责梵，晃亦以责梵。光可言也，晃不可言也。梵，虽行路差，尚曾求父也。晃坐于家不曾求父，乃责梵之不善于求父。今之人，未尝求道而空空以议人，何以异此。释氏，行路差，尚曾求道也。

董公遮说汉王一事，人以为汉王得此正大之论，而汉业成于此。按董公言，顺德者昌，逆德者亡，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。明其为贼，敌乃可服。项王放弑其主，天下之贼也。大王宜率三军为之素服，以告诸侯而伐之，则四海之内，莫不仰德，此三王之举也。于是高祖为义帝发丧，率诸侯兵五十六万讨羽。入彭城，一时响应，甚么气势，而高祖入彭城之后，乃收美人货赂，置酒高会，此是为义帝发丧耶？高祖不是三王，骨子牵意不是伐罪救民。得董公此说，且做一个题目，既得志便掉了，羊质虎皮，事体便败，项羽大破汉兵，获太公吕后，高祖之狼狈未有如此役也。如此则反是董公误之，其曰“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”。此是谋利计功之说，诸葛孔明定不如此说。

先主问孔明，谋伸大义于天下，而孔明乃答以“刘璋闇弱，可取”，此是伸大义乎？蓋史家阙文，或承袭魏氏私史也。行不义，杀不辜，以为兴国之基，孔明为之哉。刘璋之父，刘焉，汉之贼也。初以益州有天子气，求领益州，此意已可诛。未几有董卓之乱，诸镇皆起兵讨贼。焉亦起兵，不讨贼，遂据益州，杀汉中太守，断蜀道，帝使其子刘璋谕旨，璋不反命，遂留蜀焉。自作乘輿任政。贾龙讨焉，不克。当时黄巾既定，董氏又灭，刘虞死节，曹操未动

。汉之亡，刘焉为之首也。焉死而璋产悖逆相承，曹操方挟天子，以令诸侯，止可徐图，未易轻举，孔明欲伸大义，安得舍璋而他务乎？灭刘璋正是为汉讨贼，既讨贼，遂据以为资，以俟驱驰于中原，孔明之规模如此。史不足据也。魏晋之史，皆是魏遑人为之，当时汉家忠臣被他埋没多少。

孔子门人与孟子门人不同。孔子门人只有陈子禽识见卑下，三番开口，都不成说话。孟子门人都低如公孙丑、万章之徒，有甚难疑答问，枉教孟子应他如此。乐正子克之外尚有充虞。

金国以赵妃亡，盖天意耶。

颜子“问仁”章。程子曰“克己复礼，则事事皆仁。仲弓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”。程子亦只就仲弓自说“如求仁得仁，何怨”之意，不干别人事。朱子则曰“一日克己复礼，则天下皆与其仁”。又曰“在家无怨，是一家归仁。在邦无怨，是一邦归仁”。至颜子，则天下归仁。人以吕与叔“八荒洞然，皆入我闕”为非，乃又自载程子事事皆仁之说于集注，毕竟两存自善。愚尝记得《朱子语录》有一段云“克己复礼为仁。言一日克去己私，复还天理，则胸中薰然慈祥恺悌，视天下之物，无一不在吾所爱之中也”。尝题在窗中，今语录寻不见，从弟子刚云“此是初年之说”，然似语录之说，亦不可破，反更安穩，真个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有归仁之理，但就身上推，不务于外，不知文公去取之本意如何。

李邕文章声名在唐甚盛，所谓干将镆鋣谁敢交锋者。予家无李邕集，曾见其自书数碑，乃其自作者，理不成理，文不成文，仅足资笑。其曰“性有习，道有因，止于心，友于照。习也者，坐乎树，居乎山，因也者”，他添两个者字，移擷两句前后，以为奇也。岂不可笑。如此甚多。其形容麓山寺云“化城未真，梵天犹俗，僧家只是广张天也。不如他[一本有而字]，所以佛坐其上而天居其下，佛非今人所见，可以愚世俗”。麓山不过是个寺院也。如此广张，岂不为识者所鄙。

大凡得誉过当，适足为累。郑文寔诗云“秋阴漠漠秋云轻，缙氏山头月正明。帝子西飞仙驭远，不知何处夜吹笙”。牵是好诗，晏元献公题其后云“此诗在处，当有神佛护持”。一誉之过，再看此诗，便索然矣。有甚不可及处？谁不会做？

有子本是好人，挈将起来要当孔子，被曾子说出，便无光了，且添史记许多谤议，至今为笑。前辈曰，君子不欲多取名。自古只有人不知不愠之君子，岂有取名之君子，然若为下等说，亦可以定民志。

梁智藏法师碑，萧几撰序，湘东王绎撰铭。唐述[圣颂]，奚拘[一作珣]撰序，吕向撰颂。宗圣宫碑，欧阳询撰序，陈叔達撰铭。本朝不曾见出二手者

，恐亦有之，謏[先子切，小也]闻未之见也。

先祖赠傅上舍诗，傅上舍数后来云“被好事者收了”，再求先祖写，先祖不肯。愚亦曾有诗赠人，被其再来求写，便又与写。此是轻不及前辈重厚处。

文章可见兴亡，可见时节，未说道理，且看文气，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，兴国之言也。“妖姬脸似花含露”，亡国之音也[音一作文]。

偶步瓜园，见有恶蜂捕一络纬，上用口咬，下用毒钉，不堪其苦，天地如何得知何所赴诉，为之情怀不佳者数日。

秦桧议和，杀害名将，后人犹以为爱东南。金国迁汴之时，其直学士孙大鼎奏疏明言。天会八年之冬，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林相议，谓“宋臣如张浚、赵鼎则志在复讎；韩世忠、吴玠则习知兵事。既不可以威取，复构怨之良深，势难先屈”。鲁王曰“惟遣彼臣先归，因示恐胁而使之顺，我佯不从而勉强听之”。忠献王曰“汝言是矣。谁可使者？”忠烈王曰“张孝纯可”。忠献曰“此人在河东失节，人谁不怨，便去如何得位得志，只有桧可用。初言[一作初来说]赵氏得人心，必将有所推立，说张邦昌不为人悦服，不及半年，其言皆验。我喜其人置之军中间，语以利害。桧谓“南自南，北自北”，且许说“某着手时只依这规模”，今只用兵，南亦未必终弱，若纵其归国，必是得志可济吾事”。是时，南人羈困，桧独温足，果至彼得权位而谋始行。废刘琦、韩世忠、张浚、赵鼎、杀岳飞，而南北之势定。忠烈王德之誓书之中，必令不妄易首相，而桧亦阴发宇文虚中之逆，以报德。表里恐喝，一如忠献所料，诛废其喜事之将相，定南疆北界之画，秦桧自谓欺世，不料后日金人自言之《南迁录》甚详。当时胡编修铨乞斩桧以谢天下，岂为过论，而后世至今有为桧出脱者，可痛也。

赵挺之除门下侍郎，邹浩在贬所有诗云“促膝论心十二年，有时忠愤泪潸然。不闻一事拳拳救，但见三台每每迁。天地岂容将计免，国家能报乃身全。他时会有相逢日，解说何由复自贤”。句句好，至今尚感动人。予不晓音律，觉其声音亦怨。挺之为相，子孙不吃着到今日。至如此诗，千古削不去。陈后山亦奇，特拜袂，遇寒，情愿冻死，不肯着他絮袄。

诗传一出，读书尽废，真是著书手段。其曰某传，则不掩众人之长矣。要好于前面，纲领以后为列诸家名氏，使之有传，亦是美事。此书不比《论》、《孟》，经大炉鞴，自“和鸣摯别”以下，皆是取之诸家见成言语，若不得前人先有此训，诗亦懵然也。

物理难知。诗曰“螟蛉有子，蜾蠃负之。教诲尔子，式穀似之”。直传到汉，扬子云犹曰“类我类我。蜾蠃取螟蛉，产子于其身上，借其膏血以为养蜾

羸”。大螟蛉枯，非变化也。橘逾淮则为枳，亦非也。江南人有接树之法，以橘枝接枳，枳遂为橘，其核不变，再种则复为枳矣，淮北之人不晓此也。以此知古人之言亦有误者。杜陵杜鹃诗云“生子百鸟巢，百鸟不敢亲[一作嗔]。殷勤哺其子，礼若奉至尊”。亦不然。杜鹃，鷓属，梟之徒也，飞入鸟巢，鸟见之而去，于是生子于其巢，鸟归不知是别子也，遂为育之，既长，乃欲噉母。

晦庵既谓《书序》非孔氏作。晦翁既没，其门人后学如蔡西山诸人又皆确然以为是圣人之书。然《康诰》篇分明是误，往往圣人之笔不全矣。西山并以康诰[一有序字]为是，依孔子说。

予向作《世运录》时，曾用晦翁说“我之弗辟我，无以告我先王”，辟，避也。管蔡流言，周公避于东土”，星渚极以为然。予后来思之，居东二年，东征又二年，自“我不见，于今三年”，其实只二年，其辅成王幼冲之时，亦浅矣。蔡仲之命辟管叔于商，依然“辟”是“法”字。后来《道统录》中分纪，遂依古说。华翁极以为非，遂又为改之。晦翁辨得自明，有益世教，只是算年有些远，两存之以俟后人。

《春秋传序》先说二帝而上；次说三王；次说三王既一。复作如秦见子丑寅之建正，杜撰起来建亥。汉知三王是忠质文，又求之于忠质文之外，以智力为之，此都是“欲仿古之迹，而私意，妄为者也夫”。子生于周末，以顺天应时之治，不复有二帝，而上不可得而追也。于是作春秋，为百王不易之大法，以三王之道，正后世之人。春秋之法行，则三王之道兴，不必远追二帝以上，而三王之治，可行于后世，岂不天下太平？其意如此。前说圣王不复作，是说三王。后说圣王不复作，是说，二帝以上。其间所谓“虽欲效古之迹”，不是说效古人之道，只是要效其迹。他有子丑寅，我便有亥。他有忠质文，我便有智力，以具仿效其浅也。如此看，方分晓。不然，不复作者，既不可望仿古之迹者，又不可用是，绝后世于无人也。文章难看。

东坡万言书，前面说时事，尽好。至于厚风俗存纪纲处，便淡薄枯槁。盖其本源处欠，所以如此。

忠信所以进德也。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进是进而未已，居是居而不迁，修辞立其诚。且把修辞一件做题目，非礼勿视听言动也。在此居处，恭执事，敬与人。忠亦在此，言忠信，行笃敬也。在此动容貌，正颜色，出辞，气亦在此。

古者祭天地，皆天子行礼。至唐开元，礼始定自郊天之外，余使有司摄之，后来遂为故事。

格物是穷理，不可易也，而以格为“至”，则有可筹绎者。格于上下，可以训“至”。格物难以训“至”，曰“致知在至物”，非辞也。愚尝谓，格且

比方思量之谓，此为是，此为非，此为正，此为邪，此为轻，此为重。今之谚“欲知轻重”，则曰以称格之。此字必有传承。玉篇云“格，至也、量也、度也”。广韵亦然。彼之字义多出于古时经注，“格，至也”，是出尧典注，不知“度也，量也”出在何处。以此训“格”，正与今文合，向曾以告星渚，星渚以面看屋，久之无说。致知在格物，格物在致知之初。

何曾日食万钱，乃子何劭，便日食二万。谚云教奢易，教俭难。

平江，吴国都；嘉兴，越地，相去百四十里。吴王远远经畧，破楚败齐，而不能退取湖杭，以钱塘为界，岂但夫差之愚，其先世亦疎矣。

“畏厌[乙甲切，通作压，履坏也]溺，三不吊”，只是恶病欲染人，如疫之类。若说有畏而死，则子畏于匡如何说。

自先王之礼不行，人心放恣，被释氏乘虚而入，而冠礼、丧礼、葬礼、祭礼，皆被他将蛮夷之法来夺了。冠礼，如他初削发受戒之类，其叮咛告戒甚严。古时亦能有几个好僧。不比今时，受戒方新，出坛便破也。丧礼，则有所谓七次之说。谓人死后遇第七日，其魄必经由一阴司，受许多苦，至于七七，过七个阴司。又有百日、有三年，皆经阴司。牵是欺罔，愚夫惑其说。遇此时，亦能记得父母，请僧追荐，谓之做功德。做功德了，便做羹饭，谓之七次，羹饭随家丰俭。今读书人既辟佛老，不用其说，而于吾礼之中自不曾尽，朝夕奠无[一作非]奠，朔望无朔望，饮酒食肉，若罔闻知，是夷狄之不若也。葬是顺，火化是逆，今贫民无地可葬，又被他说火化上天，葬礼亦被夺了。施斛一节，既荐祖先，又与祖先，请客而共享之，神不歆非类，民不祀非族，盖是理之必然，后世小人，但知自己饥饿，何曾有思亲之心，往往虽有，子孙亦是若敖，如此则施斛请客之说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失为长厚也。毕竟是一个祭祀，以僧代巫而求达于鬼神，请父母而又与请客。致死致生之道，容或有是理也。予先室死，曾施斛祭之，友朋来问云“君素不信佛老，何为施斛？”予曰“我自不信，我自施斛”。既而友人吕居中云“郑慥堂先生，亦不信佛老，亦不废斛，曾有所感也。以僧代巫，却要择僧。”

渊明送一仆[今作力]与乃子，助其薪水之劳，而曰彼亦人子也。见得渊明知道王褒《僮约》。无此事，以文为戏。后世虐用其下者，乃以为口实。可叹也。

四恶：不教而杀谓之虐；不戒视成谓之暴；慢令致期谓之贼，犹之与人也；出纳之吝谓之有司。出纳之吝比上似轻，何以亦谓之恶？朱子谓“当赏不赏，当罚不罚，亦甚计利害”，看来上三件是阳恶，下一件是柔恶，其害一也。集注引项羽刑印事。项羽妇人之仁，高祖在掌握内不能杀，虽麤暴，只是柔恶，谓之有司堂。堂主人只做得一司一職之事也。

章雪崖，平江隱君子也。不曾见晦翁而时时有书问道。晦翁答书见存。有时常高声云“世纷如何汨没得，自家可以见其胸中之所存也”。顾斋、胡文淳尝从之。此顾斋说予。每书此句于扇上，人知敬圣贤之言，方可读书。

檀弓曰“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”。左注谓父母形体在此，礼其神也。此，今祀后土之礼也。仪礼不说。

易，六经之祖。河图，易之祖。

魏文侯自请于周为诸侯。田和迁齐，康公又为之请为诸侯。吾以为卜子夏、段干木耻矣。

古者，人鬼不相袭而相得也。后世人求鬼，鬼求人，鬼亦非其鬼矣。

白乐天长恨歌叙事详贍，后人得知当时实事，有功纪录，然以败亡为戏，更无恻怛忧爱之意，身为唐臣，亦当知春秋所以存鲁之法，便是草木，亦将不忍，盖祖父与身皆朝廷长养，不可谓草茅不知朝廷，吾之此说不是不容臣下做此语，但有恻怛忧爱之心，语言自重。

颖考叔取螯弧以先登，纯孝者如此乎？庄公受许之后，其愧辞如此，许又非其不共戴之讎。

张良，弟死不葬。虽以良之功名不可掩也，史之有功类此也。

“天生烝民，其命靡谏，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。其初秉于天者，无不具此良心，而全归者鲜矣，故曰“人皆有之，贤者能勿丧耳”。使天命之常者，其功乃在人。

“无适也，无莫也，无可无不可也。义之与比，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也”。不独论“仕”、“止”。

谷永云“楚王絕丹姬以成霸功”。应劭注汉书，便撰个丹姬出来。谷永集中乃夏姬也。解注难看如此。

崔浩谓老子非老聃所著。此说可信。

蘧伯玉，信君子矣，不若史鱼之直谏君之言也。

圣人曰“直哉，史鱼！邦有道如矢，邦无道如矢”，而荀子曰“盗名不如盗货。田仲、史鳅不如盗也”。然则圣人亦被史鱼瞒了，荀卿无忌惮。

田单宣言令燕军剽齐卒、掘齐人墓，烧死人以激齐军之怒。此当时策士形容田单谋策过当之言。若果如此足以亡齐，决不足以复齐也[一作决不能复齐也]。

章雪崖有诗云“掩关作夏计，长日独清坐。戎葵竞自花，安榴粲成朵。时芳诂容歇，幽赏无不可。微风忽吹来，凉亦深知我”。可以见其胥次。

绍兴间有钱弼者，镇江士人，喜谈兵，能以气运推胜负。绍兴辛巳，金亮入境。弼曰此耶律德光，帝巴气运也，亮果死。又言秦庄襄王甲寅，始皇即位

，是岁汉高祖生。成帝宠赵后姁，乱帝无嗣，绥和二年乙卯岁，召定陶恭王之子立之，是为哀帝，改建平元年，是岁光武生。后唐天成元年，洛阳大乱，明年丁亥岁，而李朝太祖生于洛阳。靖康之变，北敌侵陵，建炎元年丁未，高宗即位于南京，而金人伪立张楚子河北，是岁孝宗生。其言甚歴歴也。孝宗真应恢复之运，极有志焉，而光尧以艰难之余，爱兵惜民，往往宽之。士大夫习安既久，置之度外。惟一陈同父以书生慷慨议论，乃共骇愕，以为恠人，遂使金国侥幸少延，水旱凶荒渐渐自亡，人事有负于天矣。

北极正乎上，南极正乎下，故日月经星之运，日日而然，时时而然，千万岁而然。天之有静也。春游过东三万里，夏游过南三万里，秋游过西三万里，冬游过北三万里，地之有动也。天主于动，所以有静者，地镇之也。地主乎静，所以动者，天挟之也。天而无静，则无昼夜，地而无动，则无寒暑[此下一有旧今二字]。

心生道也。是总说人物惻隱之心。人之生道也。方是说人。

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即是出门，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说话伸弓可使南面，而樊迟，圣人分付更无两様。南面者，亦当如此。农圃小人，亦当如此。

程子曰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”。释氏所谓识心见性是也。若存心养性，一段则无矣。愚谓释氏但能存其无用之心，养其无实之性，却不尽心知性也。

予登箕窗先生门，方逾弱冠。荆溪吴明辅先从箕窗，已登科，声誉甚振，长予十有三年，予系晚进。箕窗一旦于人前见誉过当，同门初不平，久方浹洽相与。作为新様，古文每一篇出，交相谀佞，以为文章有格。归呈，先祖乃不悦。私意谓“先祖八十有余，必是老拙，晓不得文字，顾首顾尾，有间有架，且造语俊爽，皆与老拙不合也”。既而先祖与箕窗皆即世，吾始思念六经不如此，韩文不如此，欧苏不如此，始知其非。既而见立斋先生，见教尤切。后以所作数篇呈之，忽贻书四五百言，痛说水心之文。是时，立斋已登侍从，其意盖欲痛改旧习不止，如前时之所诲也。予此时文字已自平了，但犹有作文之意，而自家讲习，多为外物所夺，然未尝不自知。先曾有诗呈立斋先生云“童牙苦咭毕，嚼瓜灯烬烂。衡缩高于丘，纔作文字看。精微隔几尘，健笔抵流湍。开眼天地燎，始识用书难。千葩惭一实，本根耐岁寒。”先生甚喜，常常吟咏，顾昏懦，不能大激励。盖知世间学问只有一路矣。先生不以文名而论作文之法，极是切至。予后来少作文字而旧习却都忘矣。明辅终身守此一格。初学者，甚向之，更以为好官。职日进宾朋交接，而明辅愈不得以自觉其非可念也。

吴明辅为国录，予偶在京，相见便说其斋居赋“此是尊兄少年之文，可以删去”，明辅颇矜持[一有“此篇”二字]，以此言为骇。予告之云“突梯者之无耻兮，踰垣者之为隘要，折衷于两可兮庶吾道，其无悔如此，则是处此身于突梯，踰垣之间，突梯是何等人？”明辅谓予“不看上文”，予云“只四句，连续分晓，何用看上文”。上文云“颜陋巷以扫轨兮辄走死乎车轮”。如此则必有一个是踰垣一个是突梯，明辅无说予意。其后来改之。有传其后来所印《荆溪集》则俨然在第一篇，不易一字，不知其意如何，他不是全晓不得。

干元者，始而亨者也。利贞者，性情也。文王卦辞“元亨利贞”本只两意：元而亨，利于正而已。今诸卦都是如此。孔子文言自以所见折作四字说，自是一项道理，然非文王繫卦之本意也。孔子到此却又就文王本意作两件说。自干元发出，豁達呈露，生意遍满，无不亨通，所谓始而亨也。然皆可见者，气也。须有理主于其中，何尝有不好底生意，盖纯粹至善[一有是字]干德之本，然干之性情，只是利于正也。干之情性，如此则凡资始于干者，皆如此，是故，人可以为善不可以为恶，盖其本来性情，只利于正也。

吴潜在经筵曾说“学以聚之，是圣希天，仰观俯察，天学也。问以辨之，是贤希圣，君畴务成之学，人学也”。予尝辨其过，当“学以聚之，即是博学，问以辨之，即是审问。明辨圣人，问以辨之在贤人。问，便着审；辨，便着明。又着谨思，只争此耳”。圣希天是纯，亦不已。

象山谓“仲弓胜颜回”，盖见圣人所语颜子，大段用力，而语仲弓则似不甚费力，便是仲弓强了。不知颜子有这力得用，故圣人教他用了一切，扫令淨洁，免得次第逐件，尽有辛苦。他人无颜子之力，若教他如颜子之用，便是不量力，且当旋旋做去。他日工夫，亦到有力可用之时，一扫淨洁之境。三省吾身，是曾子出门如见大宾之时；斯逺鄙倍，是曾子克己复礼之时，但看他力到力未到，易曰“雷在天上，大壮君子，非礼勿履”。此是甚等气势，如何教仲弓便做得。

两赤壁赋，见得东坡浩然之气，是他胸中无累吐出这般语言。却又与孟子浩然不同。孟子集义所生。东坡是庄子来人，学不得，无门路，无阶梯，成者自成，擲者自擲，不比孟子，有绳墨，有积累也。本朝过岭诸贤，虽不怨尤，亦不快活。东坡七千里渡海有是快活，海涛涌汹，则曰“天之未丧斯文也。吾侪必济”。又曰“平生万事足，所欠惟一死”，海外诸诗甚佳。着论尤奇，其曰“武王非圣人”，自是恠说，而观过知仁，见得此老忠义之气，峻极可畏，虽武王，亦不顾，皆是浩气。刘元城先生云“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，才意高广，惟己之是信。在元丰，则不容于元丰，人欲杀之。在元佑，则虽与温公议论，亦有不合处，非随时上下人也”。惟己之是信，是他浩然。

西伯戡黎，窃恐是武王。《诗》中载“文王兵事，如崇如密，如昆夷”，甚详，不见说黎。《史记》载“武王亦曾为西伯矣”。第康节《经世书》“纣二十年，西伯戡黎。二十三年，文王薨，遂命武王为西伯”，恐康节能推其实，予于《世运录》，亦只依康节也。

桀以三十三年始嬖妹喜。纣以八年始嬖妲己。周幽王以三年始嬖褒姒。既是康节推出。必是实也。

先祖尝言，韩信枉屈诛夷，千古无人与他辨说。愚曾见朱文公语录云“韩信反无证佐”。可谓见破史书，惜乎只说一句便休。不做一件事看与他溅洗。他是个人物，不可教他[一有既字]枉屈死，又枉屈被后世骂。《擊壤集》有十诗，中间两篇云“韩信事刘元不叛，萧何感汉意生疑。当初若听蒯通语，高祖功名未可知”。又云“韩信恃功前虑寡，汉皇负德尚权安。幽囚必欲擒来斩，固要加诛甚不难”。

大田王老先生讳象祖，字德甫，尝以文见水心。水心所谓尘垢拭杯案者也。其文简古老健，虽篔窗亦畏之，第于褊，不及篔窗圆活。然非有意不为文，非有味不为句，尤未易及，但所见自僻。尝有诗云“皋夔周公佐中古，萧曹房杜兴汉唐。因时因事修治效，不谈道学亦何妨”。此意到老强项。予弱冠时，尝投其书，答书有云“文字之趋日靡矣。皇朝文统，大而欧苏曾王，次而黄陈秦晁张，皆卓然名家，辉映千古”。中兴以来，名公巨儒不自名家。张吕朱氏造儒术而非文艺，独水心持作者之权，一时门人，孰非升堂，孰为入室，晚得陈篔窗而授之柄。今篔窗之门亦伙矣。求其可授者，未有也。人才之续，绝天运之盈亏也。斯文之隆，替国家之治乱也。前者复出，后者貌然，则识者惧矣。乡邦之彦，嘲风露而写光影，借比兴而盗离骚，句吟字炼，岂无一得，而与之读檀弓、谈左传、评国语，及太史公、贾谊、扬雄、韩柳、欧苏之作，求其一言之几，于道莫得也。议论甚不是。文章自好。甚么文气[气疑作柄]，未有可授者也。元云“求其可授者，未有也。”以纸帖其上云“未有可授者也。”今真迹尚存，王行志编其先集，求序于荆溪，改作可授者可数也。盖恐荆溪以为妨也。

东坡每健羨白乐天。乐天如何敢望东坡。东坡大节照映古今。乐天些小升沈，便动色力。

哀公问社于宰我，宰我对曰“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栢，周人以栗”。曰“使民战栗”，此句是周人之言。当时周人自失言了。宰我不当举出，故圣人曰“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，既往不咎”。其说晓然。

唐诂《酒诰、梓材》，断然武封[阙]康叔之书，不但“朕其弟”、“小子封”之可证也。管蔡以武庚叛，幸而获平，是当时至大至重之事，更不引一句

，分明是武王时诰命。然此一段事，后人说[阙]得，并无考处。其有考处，皆成王也。郑康成不足信。太史公亦是成王。太史公又不信。《左传》载卫祝鮀之言，亦是成王。方道兄弟皆武王所封，而周公封鲁，又是成王。《诗颂》分明载也。且当时若已封武庚，则[阙]邦无得封卫若，已封卫，则邶墉卫无得，与武庚及三监，岂武王当时已作诰命，将封康叔。又思以旧地存武庚。既平武庚，成王始宣武王之诰，以封康叔耶？不可晓也。

东坡《超然台记》中数语本是习凿齿旧文，东坡蹈袭之，一入东坡手，精神百倍，不是吃烟火食人说话。习云“每定省舅家，从北门入。西望隆中，想卧龙之吟；东眺白沙，思凤雏之声；北临焚墟，存邓老之高；南眷城邑，怀羊公之风。若乃魏武之所置酒，孙坚之所陨毙，遗事犹存，碌碌凡士，安足以感其方寸哉”。东坡云“园之北，因城以为台者，旧矣。稍葺而新之，时相与登览，放意肆志，为南望马耳。常山出没，隐见若远若近，庶几有隐君子乎？而其东，则庐山秦人庐邀之所从遁也。西望穆陵，隐然如城，郭师、尚父、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。北俯潍水，慨然太息，思淮阴之功，而吊其不终”。甚是妙语，人能推此，便可晓做文字之法，然自古大文章之家，只有东坡不怕蹈袭，余人当谨。

尧之九年洪水，不是经年经岁，怀山襄陵，浩浩滔天。盖有滔天之时，亦有稍退之时，只因下流壅塞，所以遇洪流暴涨，便滔天也。使怀山襄陵之久，民何所得食，人类将灭，岂但咨怨昏垫而已。禹又何所措手足，只是川流有梗，如龙门等处，素来逼狭，又添淤塞，所以不胜，得暴涨。霜降水涸之时，亦必能退。尧时必是四时雨多，昆仑盐泽，凡上流诸处，必是泛滥，下面阻障未开，所以只见尧时大水。今山各有溪，去处或有山阻之遇，秋雨淋漓濒溪者，必被此害。民避水下屋脊，有骑屋漂流者，安土重迁，昏垫怨咨而已。水退，又作生产作业。

（咸淳甲戌冬，伯父脚气病作时，以书自娱，随所见而录，寢复成编，因目曰《脚气集》。嗣岁春仲不幸倾亡，亦绝麟之笔也。凡平昔有书之别帙者，可胜纪哉。兵火祸滋，咸为煨烬，惟赖此编之独存，亦云幸矣。从子惟一拜谨识。

此书乃管而敏家藏本，借录于城南寓舍映雪竹斋，时吴元年岁在丁未腊月二十八日庚午，华亭孙道明叔（时年七十有一。）